

# 監察院辦理「孫立人將軍案發前後與美國關係」 諮詢會議紀錄

壹、時間：103年6月27日（星期五）10時整至11時25分

貳、地點：監察院8樓第8會議室

參、會議主席：李委員炳南、馬委員秀如、余委員騰芳

肆、諮詢委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張淑雅博士

伍、協查人員：研究委員蘇瑞慧、調查專員劉宜華

陸、記錄人員：劉宜華

柒、諮詢紀錄：

**李委員炳南：**

今天的諮詢會議，我們會進行紀錄，做完以後會請張博士看一下，改一改以後變成檔案，也會放在報告裡面，同時必要時會引用，接下來請張博士補充一下。

**張淑雅博士：**

對美國對臺灣政策研究者而言，對1955年的孫案關懷比較沒有那麼深，比較有興趣的是在1949-1950年間孫立人是否有可能發動兵變？我對這部分資料讀的比較多，美國人調停中國內戰，他們非常討厭國民黨與蔣介石，討厭他們的「貪污腐敗」，但他們希望中國不要赤化，一直在找蔣的替代者，孫將軍一直是美國考慮的替代可能人選。在大陸兵敗如山倒時，最後往臺灣移去，他們就在想臺灣要不要保？因為臺灣跟大陸有海峽分隔，有機會不讓中共拿下。

**李委員炳南：**

決定往臺灣移動大概在什麼時間？

**張淑雅博士：**

1948年初蔣決定把台灣當最後基地，開始將資源檔案等往台灣移動。1949年1月蔣先生下野後，撤台行動更加積極。如果照抗戰的例子，是往內陸撤，臺灣當然是最後一步。美國人看大陸敗的意外的快，就想說救不了中國，那要不要救臺灣。所謂的救臺灣就是臺灣不要被共產黨拿去，那時孫將軍在台灣練兵，臺灣省長是陳誠，陳先生又是蔣先生的人，美國有點有想透過李宗仁把台灣省長換成孫立人。所以美國人對孫立人一直很感興趣，主要是因他受美國軍事教育，被認為是自由派，又有兵力，比貪腐的國民黨軍人或政客要值得支持。

**李委員炳南：**

妳說要透過李宗仁把省長換成孫立人？

**張淑雅博士：**

對，因為他是代總統。

**李委員炳南：**

這個時間大概在什麼時間點？

**張淑雅博士：**

這是在1948年底、1949年初的時候。

**李委員炳南：**

這些在美國的官方檔案都有記載？

**張淑雅博士：**

對。<sup>1</sup>所以如果蔣先生與孫先生有心結的話，是因美國支持孫。當年美國確實認真考慮過要讓孫先生掌控台灣，因為美國人受不了國民黨，在1949年8月出了白皮書，把大陸失敗、淪陷全部都推給國民黨的貪污腐敗，若再去幫助一個貪污腐敗的政府好像說不過去。華府在1948-1949年間，密集考慮到底要不要保台灣？他們想省長換一下，甚至鼓吹獨立，或者試探陳誠要不要獨立，如果不要的話，換孫立人掌控，看有沒有獨立的可能。到1949年底、1950年初時他們決定不保了，就是不出手阻擋中共佔領台灣，因為保起來代價太高。

**李委員炳南：**

他們有問陳誠？

**張淑雅博士：**

他們有來試探陳誠與大陸切割、獨立於國民黨政權之外的可能性，後來報告說陳誠太忠於蔣，不太可能。在1949年時，美國人設想了保住臺灣各種的可能性，一個是獨立，一個透過公民投票申請聯合國托管，托管以後再獨立。但無論托管或獨立，臺灣總是得有人管理才行，也想過是不是麥克阿瑟從日本管理，因臺灣算日本的屬地。美國人與孫立人接觸較多的是1949年初至1950年6月韓戰爆發之前，所謂兵變最有可能是1950年5月到6月間。我在1985-86年作研究時，去美國的檔案管理局看，他們的陸軍部的檔案內有個檔案名稱叫「臺灣可能發生的兵變」，但當時國家檔

---

<sup>1</sup> 請參見 Tel.741 from Nanking, 1949.04.10, *FRUS*, 9:312 & Memo by Merchant, 1949.05.24, *FRUS*, 1949, 9:337-341.

案局把資料夾的內容抽掉，只留下檔名的封面，因為當時孫將軍還在。我不知道現在開放了沒有，但是我附的第一份英文資料，就是駐台北武官的報告。美國駐外機構的政治參事或武官們，都有搜集情報的任務，方式基本上是與當地的民間或官員們私下聯繫，所以顯然武官與孫將軍有密集的聯繫。國務院的人想若要保住臺灣，得透過什麼人。那個電報很短，美國駐台北的武官打電報回去說，孫將軍說蔣先生好像知道孫與美國有聯繫，孫先生對蔣先生的回答說：我如果要怎麼樣的話，你不會知道，所以應該是共黨放的謠言，但他的意思是要美國武官以後最好低調一點。1948 到 1949 年孫將軍對國民政府與對蔣先生其實是沒什麼信心的，他也不滿陳誠，孫先生要什麼，陳誠不給什麼，陳是省長，孫先生要練兵，資源得向省長爭取。孫先生老跟美國人抱怨，這是比較大的問題。意思是：不管匪諜案是真是假，蔣先生對孫先生不滿，這是其來有自。

**李委員炳南：**

就是說孫先生一直都有跟美國抱怨？

**馬委員秀如：**

陳誠不合作？

**張淑雅博士：**

那時候陳誠當省長，資源都是他控制，孫先生練兵還是需要資源，軍隊的軍餉或是其他的。當資源很有限的時候，孫先生需要的資源不見得申請得到。那段亂世，政治因素、人的因素是很麻煩的，再加上在 1949 年的下半年，美國希望李宗仁代總統把台灣省

長從陳誠換成孫立人，因為美國人不想讓台灣赤化、又不想花太大代價，希望臺灣主政者或部隊主動跟大陸切割。

**李委員炳南：**

不要忠於國民黨？

**張淑雅博士：**

不要忠於中國大陸，與大陸分開來。

**李委員炳南：**

變成獨立的？

**張淑雅博士：**

對，就是保住大陸看起來不太可能，國民黨兵敗如山倒，但臺灣理論上還是日本的一部分。那時盟國尚未與日本簽訂和約，從國際法觀點來看，台灣主權歸屬還沒有確定，再加上臺灣小，又隔了一條臺灣海峽，所以要保臺灣不赤化較有希望。美國軍方從二戰日本以台灣為南進基地的經驗來看，認為若臺灣落入共產黨的手裡，對美國要圍堵共黨擴張的政策很不利，但美國不見得需要佔領台灣來當自己的基地。要避免中國赤化，美國沒有那個能力，他們也不願意投入那麼多資源，但臺灣好像還有可為，所以才會想走國民黨以外的路，他們思考的國民黨官員替代人選都是在美國受教育的所謂自由派人士，例如吳國楨等。後來就是透過美國人傳話，要蔣先生讓吳國楨當省長，換掉陳誠，另外讓孫立人主管部隊，就是按照美國的意思改革，如此美國可以考慮幫臺灣防衛。

**李委員炳南：**

這個時間是什麼時候？

**張淑雅博士：**

都是 1949 年底。但儘管換了省長，到 1950 年 1 月 5 日杜魯門總統還是宣布不介入台灣防衛。可是美國軍方不放棄，政府體系內文人與軍方的考量不太一樣，文人覺得不該用武力保台，如果要在台灣舉行公民投票決定台灣前途，就得打過國民黨的部隊，要不然得接管台灣才有可能去做公民投票，因為要在台灣執行公民投票，國軍一定會受命反抗，只有改換政權才有可能；如果換掉國民黨政權、讓掌權者宣示與大陸分割，或許可行。事實上陳誠考慮過必要的時候就分，因為得保住最後一塊立足之地，現實的狀況與理想是兩回事。不過這些非軍事方法證明行不通，故 1950 年 1 月 5 日杜魯門就宣布說臺灣我們不管了。

**馬委員秀如：**

美國政府放棄。

**張淑雅博士：**

對，他就宣布臺灣的地位已經決定了，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的宣示等，臺灣已經確定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不會介入阻擋共產黨攻擊臺灣。宣布完後，美國軍方仍未放棄，他們要圍堵共產黨勢力的擴張，臺灣有一定的戰略價值，所以美國軍方一直在爭取用某種方式保台，1950 年 2 月中後，國務院也開始在想保台的可能性。

**李委員炳南：**

軍方怎麼爭取？有什麼具體行動？是不是像麥克阿瑟接孫立人到

東京這種的？

**張淑雅博士：**

這類的，麥克阿瑟接孫立人是 1949 年的事，是之前的事。但從杜魯門宣布到韓戰爆發這半年間，先是中共與蘇聯簽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破壞了美國對中共政策的設想。美國原本希望中蘇不合，讓毛澤東的中國狄托化，中蘇就不會結合成一大塊共黨的勢力來威脅整個世界。但毛澤東跑到莫斯科去簽了友好同盟條約，這時「狄托主義」的策略就沒什麼希望。再來中共也對美國人很不客氣，沒收了美國駐華領事館的財產，弄得國會與一般美國人都認為如果不管臺灣，等於把臺灣送給中共。當時美國軍方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可能無法避免，軍方與國務院再度開始思考軍事介入外的保台辦法。所以美國從 1949 年底到 1950 上半年與孫將軍聯絡比較多，另外美國也想找政治界的第三勢力，不是國民黨、也不是共產黨，而是所謂的自由派，如胡適、蔣廷黻、顧維鈞等人，他們都在美國，問他們願不願意出來領導政府，這是文人的部分。軍事的部分，孫將軍本來就在臺灣練兵，所以軍事就寄託在孫將軍身上。剛剛我講到美國軍方撤掉「臺灣可能兵變」的檔案，大概就是這段時間內向杜魯門總統報告。到 5、6 月時這方面思考比較密集。1950 年 5-6 月間，遠東助理國務卿魯斯克說孫將軍寫了封信給他，基本上同意在美國支持下兵變，但魯斯克拿不出那封信，宣稱為了保護孫將軍所以燒掉了，只口頭向杜魯門總統報告。

**李委員炳南：**

魯斯克後來自己也有講這段。

**張淑雅博士：**

對，就是他自己說，但他沒有檔案證據，他沒有那封信。

**李委員炳南：**

他自己後來對外講說：他跟杜魯門總統報告，孫先生同意？

**張淑雅博士：**

對。

**馬委員秀如：**

同意兵變？

**張淑雅博士：**

就是說同意，但怕留下證據，會傷人（按：傷害孫立人將軍）。

**馬委員秀如：**

同意什麼？

**張淑雅博士：**

同意他們的建議。

**馬委員秀如：**

同意老美的建議？

**張淑雅博士：**

對。

**李委員炳南：**

但是他為了保護孫先生，所以把信燒掉了。

**張淑雅博士：**

他是這樣說的，但我是覺得這麼重要的東西，怎麼可以燒，這是

我們在看檔案時的感覺。美國人對孫將軍最有感興趣的，其實是這段時間，後來所謂的孫立人事件，孫將軍涉匪諜或兵變案，美國各界並沒有非常注意或重視。美國學術界認為，最可惜的是韓戰之前，老蔣怎麼沒被拉下台，這樣子臺灣問題就解決了，讓其他願意獨立的人，或是願意聯合國托管的人來管，美國就可以堂而皇之的說佔領日本的國家（按：包括臺灣）。那時還沒簽對日和約，臺灣還是日本屬地，美國以日本佔領國的身份就可以管轄臺灣。但有個號稱擁有主權的中國政府控制台灣，要美國人派兵把臺灣打下來，美國人是不幹的，這個太丟臉了，這是美國人做不到的。

**馬委員秀如：**

他們希望外交解決，不要軍事解決？

**張淑雅博士：**

對，美國在 1949 年希望外交或經濟管道來保臺灣。

**馬委員秀如：**

經濟是什麼意思？

**張淑雅博士：**

經濟是經濟援助，本來是提供大陸重建的經費，但大陸一片一片赤化，像農復會之類戰後重建機構，本來應該要到大陸的經濟援助，就轉到臺灣來，因為簽約的政府還是中華民國政府，美國本來希望透過經濟外交政治管道就可以保住台灣。不過情報評估台灣頂多撐到 1950 年底，到時不是從內部垮台，就是被中共打下來了。簡單說，華府真的重視孫立人，是在韓戰之前 1 年左右，韓

戰爆發是在 1950 年 6 月 25 日，在那之前 1 年比較密切聯繫。美國駐臺北的領事們，基本上負與各方聯絡的責任，搜集各方面的訊息。領事有個叫葛超智（George H. Kerr），是最有名的，因為他寫了一部「被出賣的臺灣」。美國領事館內政治部門要跟當地民間或是官員探消息，軍事方面則透過武官跟孫將軍聯絡。那個動盪年代內很多國府高層對台灣沒信心，或到國外、或在香港觀望，所以也不能怪孫將軍有其他想法。那段時間美國跟孫將軍聯繫很密切，說難聽一點，美國人要利用孫將軍。但因為韓戰爆發，兵變沒發生，第七艦隊開進臺灣海峽，不准兩邊開打。中共決定暫時推遲解放台灣，後來介入韓戰，把美國人打的落花流水，美國對中共的敵意就提高，加上被迫與在臺灣的國民黨合作後，發現國民黨其實也沒有這麼爛。韓戰的發展讓臺灣對美國的軍事、政治價值提高，美國政府與中華民國政府，就是與國民黨政府的關係慢慢加強。他們在韓戰期間還是有換掉國府的想法，可是已經開始合作了，所以比較不好換，雖然還是跟孫將軍密切聯繫，卻逐漸不會去鼓吹兵變之類的。1951 年 5 月美軍顧問團來了，那時要換國民黨政權更難，但美軍顧問團來了就有其他問題，例如政工制度。國軍加強政工部門，主因是內戰時部隊叛逃太多，但美國人認為是雙重指揮，一條是政工體系，一條是軍隊的指揮體系，會影響作戰效率。雙方為此（當然還有其他原因）不斷有衝突，孫立人通常支持美方立場。他不是黃埔出身，而是受美國軍事教育，贊同美國的軍事理念。基本上政工體系是共產黨控制部隊的機制，小蔣先生在蘇聯學習，認為這是有效控制部隊的方

式，但美國人來了以後，一直希望把政工體系廢掉，但沒有辦法，這是軍事合作上很大的摩擦，孫將軍支持美國人，增加了蔣氏父子對他的不滿。不管美方與蔣在政策或做法上有多少摩擦，雙方關係還是越來越密切。1954年9月3日砲戰爆發，年底就簽了中美防禦條約，一般人都認為防禦條約影響蔣先生對孫立人將軍的處置？這個我們不知道。但是絕對影響華府對孫將軍的態度。我傳來的檔案裡面就有兩個不同的聲音，一個聲音是這邊大使館的。

**李委員炳南：**

臺北的美國大使館聲音。

**張淑雅博士：**

對，他們跟孫將軍還有部隊、相關人士都很有交情，這是資訊的來源，他們認為怎麼可以這樣？

**李委員炳南：**

美國大使館同情孫先生。

**張淑雅博士：**

對，他們認為美國政府應該要介入這個案子、保護孫先生。

**李委員炳南：**

誰認為應該要介入？

**張淑雅博士：**

大使館內政治參事這類的人，但大使已經下令，美國大使館人員不能公開做偏向任何一邊的發言。只是大使館那些直接與孫先生接觸或較有「理想」的人還是覺得很不平，所以為什麼我傳了幾

封國務院與大使館人員往來信函以作為參證。有一封信是台北的政治參事寫給華府國務院中國科科長馬康衛（Walter P. McConaughy）——後來馬康衛當了在台北的大使，孫案發生時是國務院中國科科長——的信。他說他寫了一篇有關孫案陳述事實的很公平報告，但在給馬康衛的私函內說這報告是沒血沒淚的、不管人家的死活，如果是這樣，以後誰敢跟我們合作，要利用他時跟他很好，出了問題就撒手不管，後來要如何取得消息，若不介入孫案，以後想要把政工這部分移除的話就更沒有希望，所以大使館的政治參事認為應該要介入。<sup>2</sup>但馬康衛回信說，我們要堅守不介入他國內部的原則，可以表達適度關切，但不能介入。<sup>3</sup>

**李委員炳南：**

這個立場如何看，可以進一步來講，當時是美國政府自己這樣做決定？還是國民政府有派了一些人如外交部次長沈昌煥等去說服後，才做決定？

**張淑雅博士：**

不用，如果要把蔣介石政府要拉下來，在1950年就要做了，已經合作到這個地步了，而且還簽了一個條約，本來美國一直很抗拒和國民黨簽條約的。

**李委員炳南：**

所以是外面大結構的因素，主張介入的人影響就不大了。

**張淑雅博士：**

---

<sup>2</sup> Letter, Cochran to McConaughy, 1955.09.07, 364 Internal Affairs (1955), AU:2-3.

<sup>3</sup> Letter, McConaughy to Cochran, 1955.10.17, 364.1 National Governmental Affairs (1955), CA Records, AU:35-36.

對，影響就不大了，更何況主張介入者主要是駐台北的外交官，階級本來就比較低。老實說，孫將軍在 1954 年簽條約後對美國的用處就不大。吳國楨早一年到美國，在美國控訴蔣介石，說台灣是警察國家，除了媒體喧嘩外，美國政府什麼事情都沒做，吳國楨是美國人扶植出來的，吳國楨也是受美國教育的，也是自由派的人士。吳國楨是脫身到了美國，但他在美國報紙上大肆攻擊蔣介石，美國有些輿論會支持，但也有人覺得這樣做不妥當。那時有個很為臺灣說話的參議員叫史密斯（H. Alexander Smith），他協助吳國楨到美國，兩人一直有書信聯絡，很支持吳國楨，但也沒辦法要美國因此案來懲罰國府。我附的最後一個檔案是 1960 年的文件，是莊萊德（Everett Drumright）大使寫的報告，他說美國與臺灣的關係，經過吳國楨事件、孫立人事件的考驗，我們要的不是臺灣趕快成為民主自由國家，而是先要它穩定。民主、自由、人權是很重要的，但作為一個反共友邦，穩定比較重要。

**李委員炳南：**

這裡面也有寫到雷震。

**張淑雅博士：**

對，這些案子，美國人都有考慮到要不要介入。如果以他們的理想來講，應該要介入的，因為新聞自由、言論自由、人權等等，當友邦發生這樣的事情時，到底需不需要介入？在理想上好像應該要介入，可是在實際上就是沒有辦法，像天安門事件，民眾、學界都支持美國介入，美國政府為了懲罰中共說要取消最惠國待遇，除非中共改善人權，但最後還是不了了之。天安門事件比孫

立人、雷震事件都嚴重。外交關係有時沒辦法完全照理想來做，都必須有實際考量。華府決策者與駐當地外交官的考量是不一樣的，外交官的理想是勸當地人跟他們合作等等，如果不介入這些案件沒辦法達到我們的理想，這個理想不只是有消息的來源，與美國比較密切的人可能都會成為政府迫害的對象。理想上應該將國軍部隊改造成像美軍一樣，意思是政工不應該存在，這是政策執行者的想法。但華府決策者的思考角度不同，一方面他們與這些「案主」沒有個人感情因素的糾葛，因為沒有直接接觸，他們就覺得整體排序來說，與國府合作比這些案主的權益更重要。

防禦條約簽了以後，是不是影響蔣總統對孫將軍的處置？這點沒有證據，無法確定，但條約多少會影響美國人的立場。1950年蔣先生就知道孫將軍和美國人有聯絡，首先他也不是那麼笨，第二他被背叛多了，也怕了，所以他很有戒心。

我再說另外一個例子，1959年的參謀總長王叔銘，美國人稱他王老虎。王老虎是黃埔第一期，他跟蔣先生家關係非常密切，1957-1959年是參謀總長，之前是空軍總司令，他也是留俄的。他與蔣經國私人關係非常好，可以用俄文交談。在他之前，通常參謀總長很少只做一任，但王叔銘卻只做一任，因為在他下台之前，有人耳語說他鄰居是匪諜，他第一任總長任期屆滿前，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被蔣介石叫去告知：你休息，就不用做了，就沒連任總長。當時參謀總長通常自然會連任，他沒連任雖覺得很奇怪，但他對校長非常忠貞，校長叫他做什麼，他就做什麼，總長下台後做總統府的戰略顧問，就是閒缺，那時才54歲，不到退休

的年齡，而且一向被重用。他與孫將軍跟蔣先生的關係還不太一樣，王叔銘與蔣家是很近的，是最親近的學生，但也就是因為一個傳說鄰居是匪諜的資訊，參謀總長就沒有了。後來他覺得說不定是蔣經國害他的，所以有段時間王叔銘非常生氣，之後派到美國去當聯合國軍事代表團團長，就到美國去了，這也是個閒缺，本來他是意氣風發的，對反攻大陸也非常積極的。這是我看他的日記才知道的，舉這個例子只是說每個決策者有優先次序的考量，老蔣先生在大陸被背叛怕了，所以對共諜非常敏感，這點可能就為有意陷害人的人製造了很好的機會；只要跟蔣先生說，某人或其親近的人有匪諜嫌疑，縱使再受寵，都沒有用，王叔銘是非常受寵的，跟孫立人不太一樣。

**李委員炳南：**

妳的意思是這個案子倒推回來講，如果郭廷亮這個匪諜被人家講到蔣中正總統那邊去，所以蔣先生自然會對孫將軍採取處置，也不一定是真的要迫害他，對匪諜的事就是這樣子。

**張淑雅博士：**

蔣先生對匪諜的事就是非常敏感，我推測這個敏感性會讓某些人利用來製造所謂的「冤錯假」案。另外一個案子是雷震，蔣先生的日記我只看大概 1958 年以後的，我去胡佛檔案館看日記的時間太短，抄的有限，但我看蔣先生在處理雷震案子的時候非常痛苦，他自己起草了一個是總統聲明，說明為什麼要把雷震抓起來，因為雷震不是在鼓吹成立政黨，但這不是抓的理由，所以他就非常痛苦，在日記裡寫不知道怎麼辦之類的。本來總統不應該自己

寫那種的公告，到發表公告前的有一天，屬下來報告自由中國社裡面有人承認自己是匪諜，讓蔣鬆了一口氣，不必再思考有關雷震案的聲明稿子。如果蔣先生對「匪諜」非常在意，下面的人只要往這方面弄就很容易。

**李委員炳南：**

不是蔣先生自己指示？

**張淑雅博士：**

不是。

**李委員炳南：**

下面的人想要把他搞掉，所以去做這個事情。

**張淑雅博士：**

這是我的推測，事實上你的主官有這樣一個弱點被下面的人知道，要冤錯假案就很容易，所以下面的人就跟蔣先生這樣說，蔣先生就鬆了一口氣，因為詔書不用寫了，是匪諜、罪無可赦。

**李委員炳南：**

他鬆了一口氣是什麼意思？他日記裡面自己有寫？

**張淑雅博士：**

對。

**馬委員秀如：**

就是在處理雷震案的時候？

**張淑雅博士：**

對。

**馬委員秀如：**

雷震的手下是匪諜？

**張淑雅博士：**

對，就是有一個人承認他是匪諜。但那是真的還假的不知道。

**馬委員秀如：**

所以他跟郭廷亮匪嫌案很像。

**張淑雅博士：**

對，你可以把下面的人屈打成招為匪諜，然後上面的人不知道。1957年時《自由中國》出版了被稱為『反攻無望』的社論，然後就說應該怎麼樣改革等等。《自由中國》得罪蔣先生已經很久了，蔣先生在日記裡面寫只要他不是匪諜，說什麼都可以，言論自由。後來蔣先生要連任，《自由中國》就批判他，蔣先生在日記中說只想當反共軍總司令，不想當總統。亦即，蔣對『匪諜』很敏感，當然他也會記恨，只要知道他的個性的話，其實是有可以利用之處的。這是我的推測。

**李委員炳南：**

請妳翻到資料第5頁，44年7月19日，蔣先生的日記裡面：對孫案處理方針第四次擬議，他自己擬議，妳看最後一點：「郭廷亮為匪諜相互利用一點必為美所痛恨惡」，有沒有可能蔣先生也是利用這點，在爭取美國的關係？

**張淑雅博士：**

1950-1955間，蔣先生非常痛恨美國人，因為美國人很傷他，但蔣先生為了大局只好陪盡笑臉忍耐。他有一些很反共的美國朋友，像這邊寫的諾蘭（William Knowland），是反共立場很強的參議員

，很支持蔣，被稱為台灣選的參議員。很多美國人，相信支持他的原因是因為蔣先生是基督徒、是反共的人，這就夠了。而美國政府討厭蔣先生，是認為國民黨政權貪污腐敗，當然國府官員是有很多人貪污腐敗，美國高層知道蔣先生本人不會貪污腐敗，了不起就是無能。他說郭廷亮為匪諜相互利用一點，必為美所痛惡，因為美國人是反共的領導，那時候冷戰，美國是全球西方反共陣營的領導，郭廷亮是匪諜，所以認為美國人就會支持他做這件事。

**李委員炳南：**

那時候美國麥卡錫主義很盛行。

**張淑雅博士：**

麥卡錫主義那時已經過了高峰，麥本人也已經失勢了，麥卡錫主義最興盛時在韓戰前期，韓戰是 1953 年結束，艾森豪上來不理他，到 1954 年他已經失勢了。

**李委員炳南：**

但那時候麥卡錫主義的氣氛還是在。

**張淑雅博士：**

美國政府內部，總統、國務卿、國防部長這些人，心裡的反共是絕對沒有問題，但不會為了反對共產黨而不顧自己的生命、不顧美國人的安全。蔣先生知道孫先生有美國人的支持，他會比較小心，蔣先生知道這個時候可以辦孫先生的原因，或許跟防禦條約帶來的安全感有關，再怎麼樣，有求於人，他還是得應付，盡量不要給自己增加麻煩。冷戰時，共產黨的擴張主要不是拿部隊來

打，而是顛覆滲透，從內部把你弄垮，所以「匪諜」本來就是很受反共國家注意的問題。蔣討厭孫立人很久了，剛好有個匪諜來處理，如果把孫將軍關到牢裡去，他又會覺得是不是太過了，因為美國已透過顧維鈞大使來說了，是不是不要這樣。

**李委員炳南：**

蔣先生曾有考慮要把孫送軍法審理，九人調查委員會報告裡面，最後的建議是建議蔣先生從輕處理，蔣有點不高興，他日記裡面有寫。

**張淑雅博士：**

這跟美國是很有關係的，這種關係要維持下去，兩方都要為對方的立場想一下，因為美國這時也不需要利用孫將軍來代替蔣先生，不用大肆張揚破壞彼此的關係，兩邊都自制，關係還可以過下去。

第二個影響的話，就是防禦條約，可能會有。第二、三兩個問題類似，孫案發生時，連美國報紙的反應都不是很激烈的。吳國楨是政治人物，在美國公開指控國府是警察國家，美國媒體的反應就很熱烈。可是媒體不知道美國曾經想要利用孫來發動兵變，當然孫也沒公開指控國府，所以媒體對孫案反應不會很激烈。國務院也說要低調一點，要關切，但不要施壓，這些不要讓美國不高興的考量是有的，會不會影響美國政府的態度，其實不會，美國不會為了孫立人而怎麼樣，因為那時孫立人對美國的利用價值並不高。

第五個問題是「就美國政府檔案看，其他與本案有關的重要資料

，監察院調查小組應予參考者」，我附的那些東西只是表明說華府與台北的單位之間，有些看法不一樣。

第六個問題，我因為研究美國政策、用很多美國資料，英文稱呼是蔣介石，我也較習慣用蔣介石。

**李委員炳南：**

我們現在報告目前暫時也是用蔣介石，我的想法是這樣，日記當中總統本人稱自己是介石，看到學界也是這樣用，在用括弧的做法就是用蔣介石，但是講他的官銜時就是講蔣中正總統。這樣是否較合適？

**張淑雅博士：**

這樣是比較奇怪的做法。用蔣介石日記的人，如果只在臺灣受教育，通常會用蔣中正日記，括號裡面也是一樣；可是在大陸、日本，因為英文是 Chiang Kai-shek，所以〈蔣介石日記〉這樣比較一致，我在寫文章都是寫蔣介石，比較少寫蔣中正。當然中國傳統稱「號」是比較尊敬一點。

**李委員炳南：**

從官方來講，妳還是覺得用蔣中正日記比較好一點？

**張淑雅博士：**

官方我不知道，我只能說就學界來講，如果是在臺灣的，如果是很本位的，他們通常用蔣中正。

**李委員炳南：**

我們還是把它改回來，日記還是寫「蔣中正日記」。

**蘇瑞慧：**

他的日記本身是不是寫蔣中正日記？

**李委員炳南：**

標題沒有，但日記裡面他自己寫介石怎麼樣、介石怎麼樣…標題本身是沒有。

**蘇瑞慧：**

因為剛剛張博士講的沒錯，我們如果是總統蔣中正，因為他有個頭銜，蔣中正是他的名字，那如果是用在一些學者，或是一些研究上，張博士剛剛講用「號」是比較尊敬，因為比較不直呼他的名諱。

**張淑雅博士：**

這是中國人的傳統。

**李委員炳南：**

其實有兩個，一個是像張博士用的是蔣介石日記，另外我看過呂芳上，他就用蔣中正日記，他是國史館館長，他代表官方，所以我才會問這個問題，就監察院的角度，因為我們是政府的一部分，所以應該用蔣中正日記比較好。

**張淑雅博士：**

對。

**李委員炳南：**

這樣子比較安全一點。

**張淑雅博士：**

對。

**李委員炳南：**

我原本這樣子寫，是因為日記當中他自己稱介石怎麼樣，再加上有學者也是這樣子寫，但又看到有不同的寫法，如呂芳上用〈蔣中正日記〉這個問題我們就統一一下，在第二稿當中，統一改成蔣中正日記，但也可以加一個註說，有學者在論文當中寫「蔣介石日記」，表示說這兩個用詞是同一個東西，我們在官方報告上面寫蔣中正日記，但加註有學者用蔣介石日記，這樣子就比較中性一點，會比較好一點。

**張淑雅博士：**

官方會用蔣中正。

第七個問題，國際間對孫將軍的評價。基本上，對孫將軍有關的研究，比較集中在抗戰時期，就是滇緬戰役；在臺灣時期比較注意的，就是 1950 年韓戰之前他到底有沒有意圖要發動兵變？就 1955 年孫案的評價，我幾乎沒有看過有國際學者研究，臺灣人比較注意，可能是為了要清算國民黨，或是家屬陳情這類的原因。

**李委員炳南：**

都到監察院來陳情。

**張淑雅博士：**

對啊，因為他們是國民，有權利來陳情，因為我沒有專門去研究孫案，並未注意到特別研究此案的作品，有關美國對台政策的研究若是提到這個案子，就是為了要罵國民黨的專制。

**李委員炳南：**

這份資料可以讓張博士帶回去，但監察院的報告尚未出爐前，還請張博士保密。

**張淑雅博士：**

沒有問題。另外將來報告可否提供一份給我？

**余委員騰芳：**

可以，沒有問題，妳就可以少再到檔案室去翻了。

**張淑雅博士：**

至少不用去抄，可是抄東西有點幫助，我抄了〈蔣介石日記〉一個月就寫了一篇有關蔣介石個性生活方式的文章。<sup>4</sup>如果不是這樣抄，不會有這樣的感覺。因為他每天寫，抄日記其實對瞭解他很有幫助，雖然對政策的瞭解可能還比較有限，但對他個人的感覺和他這個人的個性、做事的方式，還有他思考的模式，比較可以理解。他寫的當然是片段的感覺與想法，就算要做事情也是條列式的，細節就沒有，所以對事情本身的瞭解可能就無法完整，但對他這個人的理解會加深。有人說他寫的是為宣傳用的，但任何人有本事連寫五十幾年，都不可能全是為了要宣傳。

**李委員炳南：**

為了要宣傳，他會挑選，今天這個事寫一寫，明天就休息，而且他都寫很多，今天附給你參閱的資料只是日記中間有關的一小部分，還有很多。

**張淑雅博士：**

我覺得最可惜的是，他每天跟蔣經國，或者是蔣夫人出去，他們叫車遊，現在的話叫兜風。他每天下午都去兜風，開了車就出去

---

<sup>4</sup> 張淑雅，〈蔣介石一瞥：1950年代後期日記中的觀察〉，《臺灣史研究》，18:1（民國100年3月），頁185-216。

，大概那時候的總統出門兜風不需要有一堆人跟著，兜風的時候就在車上跟經兒或是夫人討論，所以很多事情的決策，可能就是這樣討論出來。雖然號稱是在巡視與兜風，實質上是在開會討論問題。

**李委員炳南：**

決策就在那當中形成。

**張淑雅博士：**

這是我的推測。他們討論事情，他寫下來的通常是他的感覺，他認為事情應該怎麼樣做，他計畫怎麼做。有些人認為是日記不可信任，但我覺得他是寫給自己看的。

**李委員炳南：**

我這個問題就是要問這個，到底日記的可信度是怎麼樣？

**張淑雅博士：**

我認為他主要是寫給自己看的，這是長期的，因為他每天寫，這個人的恆心，不是蓋的。

**李委員炳南：**

而且還寫很多。

**張淑雅博士：**

多倒是還好，他每天就寫一頁，用毛筆寫，字數不多，如果不夠就移到下一頁去。因為日記本是印好的，再怎麼多也就是這麼多。有些欄位他用來整理自己的想法，他認為重要的文稿都自己起草，如果寫不出來，要傷腦筋傷很多天，終於完成就會寫總算寫完了，鬆了口氣。

**李委員炳南：**

孫案部份，就有寫第四次擬議。

**張淑雅博士：**

他自己就在那邊想說我要怎樣怎樣…其實他對自己要求很嚴格。所以他對別人要求也一樣嚴格，他在台灣時每天打坐三次，很不容易，在抗戰時兩次，在臺灣比較好過，每天打坐三次，主要是不必管很多雜事，日子看起來蠻悠閒的，比較有時間思考。早上到總統府辦公，下午就睡個午覺、打坐一下，或是花園逛逛，出去兜風、開小會，晚上吃完飯再把花園逛一下，顯然他比較沒有那麼多需要跑的行程。他常在日記裡面寫預計要做什麼，下週要做什麼，一、二、三、四，接下來要做什麼等等。

**蘇瑞慧：**

有計畫也有反省。

**張淑雅博士：**

對，反省也很多。因為蔣的日記寫的時間太長，他每天這樣寫，我逐日抄，就比較接近、瞭解這個人。他有想到要給別人看，例如他跟蔣經國交換看彼此的日記，要反省，要互相勉勵，這是中國人的傳統——要寫日記反省，然後交換看、檢視還有什麼地方沒有做到。日記沒有辦法當做事件唯一的參考，但是可以看他個人的想法，不管他是個偉人、是個爛人，是個總統，他也是一個人，所以他有他的想法跟感覺、有他的邏輯。所以我才會說如果用孫立人跟他的關係來推論，他那個時候整孫立人，我不會覺得很奇怪。

李委員炳南：

你所附的資料第一份，就是 550827 這份，<sup>5</sup>這是第 70 頁，當中有提到屏東事件，涉及到 39 年的叛亂，妳知道這個事情？

張淑雅博士：

39 年的「屏東事件」我不太熟。

李委員炳南：

第二份我想問的是，也是跟這事件有關，應該是 550907 這封信，<sup>6</sup>第二頁，倒數第二段，This letter 這段的第四行，後面有個郭，是不是郭廷亮？

張淑雅博士：

是。

李委員炳南：

其他的我們後續再來。

張淑雅博士：

OK。

蘇瑞慧：

委員，屏東事件就是南部事件，對外就是指孫案，就是南部事件，44 年 6 月 6 日。

李委員炳南：

南部事件，我講錯了，應該是 44 年。

蘇瑞慧：

---

<sup>5</sup> Tel.139 to Taipei, 1955.08.27, *FRUS*, 1955-1957, 3:69-70.

<sup>6</sup> Letter, Cochran to McConaughy, 1955.09.07, 364 Internal Affairs (1955), AU:2-3.

九人委員會叫做南部事件。

**張淑雅博士：**

我記得小時候我爸跟我說，我爸就在那裡當兵，就那一天總統說要來，他們已經排隊在操場等校閱，突然又說總統不來了，後來知道那就是孫立人事件，可惜那時候我還小，沒仔細問清楚他們排隊操練等總統、後來總統沒來的後續等狀況。

發信人是 L.K.的那封信用了很多暗號，我們的朋友就是指孫立人，CP 是小蔣，CP 是 crown prince，就是太子的意思，太子是小蔣。<sup>7</sup>

**李委員炳南：**

那這個 LK 是誰？

**張淑雅博士：**

我不知道，因為他用這樣子縮寫我就不知道是誰，可能是大使館的人，如果要查的話應該還是可以查，因為我沒有研究，就沒有去查，只是覺得這些信很好玩，給大家看一下。

**李委員炳南：**

不，這個很重要，我雖然沒有細看，但半小時前很快的瞄一下，我覺得對我們有很大的幫忙，特別要對張博士表達謝意。

捌、會議結束：11 時 25 分

---

<sup>7</sup> Letter, L.K. to McConaughy, 1955.11.02, 112.1 McConaughy (1955), AU:8-10.